

帶不走的回憶

何文匯*

今年五月，周策縱老師悄悄地離開我們，帶走了我們的心，卻帶不走我們的回憶。

一九七一年五月，我正在拼命趕寫碩士論文。那時剛好學期末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羅忼烈先生比較清閑，於是請我去喝茶。閑談間，羅老師告訴我，他已經為我找到校外考試委員，那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周策縱教授。研究生最怕遇上挑剔不講理的「考官」；若遇上了，幾年心力便會毀於一旦。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問：「他嚴格嗎？」這個問題問得很真，也問得很笨。嚴格有甚麼不好？羅老師很隨和，也不以為忤。他說：「周先生的學問很大，今古無所不通。」不過最後還是補了一句安慰的話：「周先生是我的好朋友。」羅老師這個決定，便像為我請了個菩薩來，在隨後的三十年一直護祐著我。

周策縱教授是古學泰斗，但我們在香港大學的同學卻是因讀他的《五四運動史》英文原著而知道他。後來我在圖書館翻閱周教授的書，才知道他的古學素養甚高。有一天，羅老師拿了一本一九六八年二月出版的《明報月刊》給我看，裏面有周教授一九六七年作的〈星島紀遊字字迴文詩〉。星島即新加坡。周教授用了「星淡月華艷島幽椰樹芳晴岸白沙亂繞舟斜渡荒」二十個字順讀、迴讀、隔字讀，可得詩詞千首以上。可見周教授腦筋靈活，有創意，並且喜歡遊戲。詩題下寫著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威斯康辛陌地生」。原來他把 Madison 音譯成「陌地生」，真是既傷感又諧趣。羅老師說：「你研究雜體詩，周先生寫雜體詩，你們是同道。」羅老師有六朝風度，總是能欣賞人。他自己也是作手，所以才和其他作手同聲相應。

* 何文匯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教授。

一九七一年夏天，我呈交了論文，在校內考了筆試和口試。九月便離開香港，遠赴英國，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攻讀博士學位，並且認識了名滿天下的漢學家劉殿爵教授。那時才知道原來劉教授和周教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而且劉教授更去過威斯康辛大學陌地生校園當客席教師，和周教授日夜論學。往日的情景，由劉教授娓娓道來，令我心馳神往。劉教授還說過，當時的漢學家，論功力，當以周公為第一。

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冬天，接到羅忼烈老師的航空郵柬和郵柬內的一個好消息。周教授的校外考試委員報告收到了，給予論文很高的評價。他寫了十多張原稿紙，中途還作起詩來。羅老師說周教授在報告中提出了好些有用的意見，供我日後出版論文時參考。羅老師建議我向港大文學院索取報告書副本。這件事我做了。副本至今仍保存著。羅老師又建議我立即寫信給周老師，「結海外文翰因緣」。這件事我也做了。周老師很快便回信。一九七一年是重要的一年：我開始遊學，認識了劉殿爵教授，也認識了周策縱教授——只是還未見過面。

初見周教授是在一九七三年，我當時往美、加探望親友，特別造訪陌地生，在周府作客。甫出機場，便見到灰白短髮、精神暢旺、笑容燦爛的周策縱老師。他奪過我其中一件行李，牢牢拿着，便興高采烈地和我往停車場走。到達周府，認識了師母吳南華醫生、他們的大女兒聆蘭、二女兒琴霓，還有牧羊狗知非。師母爽朗慈祥；兩個女兒才十多歲，非常活潑友善；知非馴良懂性。周府的客廳可容百人，知非從小不獲准進客廳，不論我們在客廳玩得多熱鬧，牠只會在門口觀賞。

周老師的書房可容數十人，不過厚厚的地毯卻被滿地的書掩蓋了。周老師和我談學問談得興起，便要找書作印證。只見他一會兒涉水般從老遠的角落撿起一本書，一會兒又涉水般走到另一個角落撿起一本書，就像玩尋寶遊戲，不過他總記得哪件寶物藏在哪兒。周老師就是這樣在書房裏縱橫書海，確是奇觀。

在陌地生不單是玩樂，也通過周老師認識了不少威斯康辛大學陌地生校園的學者。周老師還安排我作了一個學術聚談。大概談得不錯吧，因為一九七四年夏天突然接到周老師一封電報，邀我去陌地生校園教中國文學和哲學。那時我還未寫完博士論文。

在陌地生的兩年中，不但得到周老師、周師母和兩位女公子的照顧，還得到不少同事和學生的關懷和幫助。七十年代在英、美大學找工作殊不容易。作為一個從沒在美國接受過教育的外國人，如果沒有周老師的提拔，我休想二十多歲便走進一

所美國著名大學教漢學。

我回到香港工作後，周老師常來探望，偶然會在我家中小住。師母和兩位女公子也來過香港，我們每次見面都非常開心。

一九七八年，劉殿爵教授獲香港中文大學禮聘，設座中文系。一九七九年春天一個晚上，劉教授打電話給我，問我有沒有興趣去中大教書，我說有。跟著就是填寫申請表格和面試。就這樣便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、新亞書院以及大學本部工作了二十五年半，位至教務長。退休後，得到中大同事的獎掖，仍任中文系榮譽教授，和周老師同榜；又任新亞書院榮譽院務委員，繼續為書院服務。有這樣的運氣，都因劉教授二十多年前一個來電。

我申請到中大中文系任教時，需要提供幾個諮詢人的姓名，周策縱老師自然是其中一個。還有些事我當時不知道，後來才知道。就是九十年代我每次升等，周老師都是校外評審委員。教師升等是非常機密的事情，由人事處邀請校外（多數是海外）四位學者負責評審。我和校內其他教師一樣，每次順利過關，其實要感謝四位學者。在我來說，每次都能夠讓周老師評審，我就覺得饒有意義。當然，周老師是國學權威，像我們研究古典文學的，不找他評審才怪。我剛才說周老師像菩薩般護祐著我凡三十年，並沒有半點誇張。

周老師是學術界巨人，卻從不因此自滿。他沒有大師的架子，只有學者的真誠。他對周遭大小事情都感到好奇，想了解，想學習，總之有知識就要吞。一有所得，便樂半天。因此，日常瑣事往往無法兼顧。師母、兩個女兒、同事、朋友、學生都說他糊塗。說多了，他也樂得繼續糊塗，由大家負責提點。我們做學生的，難得有些地方勝過老師，都樂於在日常瑣事上回報一下。反正在學業上、事業上、我們欠周老師實在太多了。

每次打電話給周老師，他總是親自接聽。知道是我，便提高聲音叫一聲：「Richard!」然後便侃侃而談，不說客氣話，態度真摯可愛。去年秋天，我打電話給周老師，他也是侃侃而談；但似乎沒留意我說的話，只是很專心地講他在想的事情。我立刻有一種感覺：周老師老了。今年初，我又打電話給周老師，不過接聽的是南華師母。師母說，周老師的辨析能力正急速下降，很少講話。但她補充說：「不過他一定很高興聽你的電話。」跟著師母便向周老師說：「是 Richard。」周老師接過電話，先是熱烈地喚了一聲：「Richard!」跟著含糊地說了幾句短話，便寂然無聲了。

跟著幾個月，我不想打擾師母，轉而和聆蘭、琴霓通電話。她們都住在周老師附近，非常清楚父親的近況。據她們說，周老師日常已經不說話，但仍會翻書。這生活方式維持到進醫院那一天。

周老師離去後，我去探望劉殿爵教授。劉教授不良於行，足不出戶，見到我自然高興。我一邊和劉教授談話，一邊看著牆壁上那幅周老師送給劉教授的書法。我並沒有和劉教授談起周老師，因為我希望他暫時保有愉快的心境。一個月後，羅忼烈教授拄著柺杖和我去酒樓吃午飯。他已經從《明報月刊》中得知周老師的消息。我一再感謝羅老師三十六年前把我的碩士論文交給周老師評審。

我在想：走前的幾個月，周老師一反常態，不言笑，不寫作；現在，沒有肉身約束著的周老師，會不會在回復常態之餘，又變本加厲，比以前更活潑好動，更忙於追求知識呢？我想他會。我早晚會知道。

何文匯

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七日